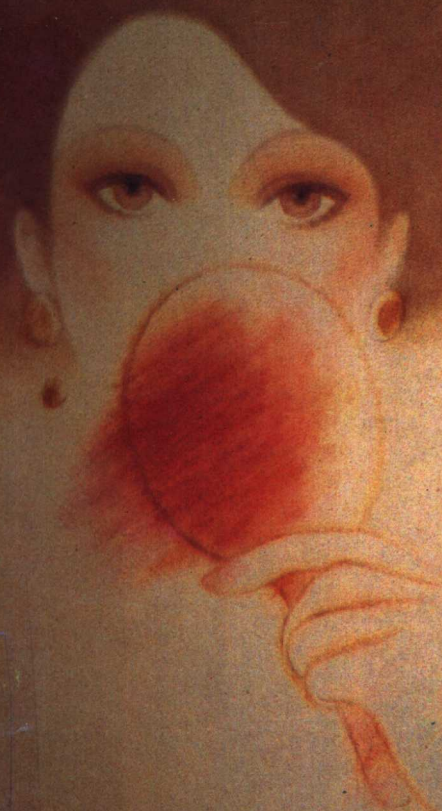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台湾 玄小佛

我见犹怜

台湾 玄小佛



我见犹怜

我见犹怜

台湾 玄小佛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

787×1092 1/32

6.25

130000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

1 222 2/1 · 131 定价: 2.80 元

人潮一批又一批，有的视若无睹，有的顿足，但，毫不动容地又走了。有的开始在衣袋里摸索，皱折了的钞票，哗啦响的辅币，抛落进一只方型的铁罐里。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幅街头善心施舍的画面。

一名望去大约十岁，细瘦、肮脏、短发，不注意的话，宛如男孩的小女孩。

她低着污垢的小脸，驼着腰，俯跪着。

她的身边，同样姿势，跪了另一个男孩，很小的男孩，顶多五、六岁。但，健壮多了，只是一般的肮脏。

在他们面前，四块小石块压着一张红纸条。

红纸条上，不成熟的写了几排工整的毛笔字。

——各位善心的叔叔、婶婶，请发发慈悲捐助一点钱，我与弟弟、父亲病重，母亲去世，生活困难，三餐不继，请同情我们，谢谢。

铁罐又响了。

小女孩偷瞄一眼，很满意。

她的眼眶通红，两条腿都跪麻了。

小男孩委屈地轻轻叫嚷。

“好了没？我的腿好麻喔。”

“快好了，不要吵。”

突然发现小男孩悲伤的眼神消失了，小女孩趁着无人注意，拧了小男孩胳膊一把。

“哭呀！你快乐的象在过年。”

小男孩被拧痛了，摸摸手臂，叽叽哇哇哭将起来；一边，还夹着含糊不清的唱词。

“可怜可怜我们，捐一点钱给我们，叔叔、婶婶——。”

铁罐此起彼落的在响。

一些好心的太太，摇着头，扔了辅币，似乎还不能满足他们要散发的同情心，一咬牙，又放下张大票子。

“唉！真可怜！”

“老天真没眼，这么小的孩子！”

“是呀，三餐不继呢。”

一个胖太太，很大方的给了一张百元大钞，对她旁边的同伴，杞人忧天地哀叹起来。

“我们可得健健康康，好好活着，我可不能叫我几个鬼孩子跪在街头，真是凄惨哪！”

铁罐几乎是满了。

小男孩又开始委委屈屈的叫嚷了。

小女孩看看铁罐，看看逐渐稀少的行人，心不甘、情不愿的，缓缓地站了起来。

红纸条连带那四块石子，全扔进了垃圾箱，抱着铁罐，小女孩飞快的跑，一条街又一条街，跑得后头的小男孩，气都喘不过来。

“小葫芦，你为什么要跑这么快？我追不上你了。”

“傻瓜，不跑快点，被发现是假的怎么办？万一被捉到

警察局，你妈不打死我才有鬼。”

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答起话：

“我不会告诉你婆婆，也不会告诉我妈妈。”

小女孩叫小葫芦，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她姓丁，有一个十分豪气、英勇的名字——帼英。

“你妈妈如果知道了，以后你就别想吃我的口香糖。”

小葫芦很强调的又说了一遍。

“听到了吗？一片也不给你。”

“听到了啦！”

小男孩不耐烦的揉揉鼻子。

“我的小飞侠和火星大战呢？”

“会给你的，吵什么吵？先把脸擦干净。”

小葫芦掏出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朝小男孩脸上，一阵死劲的擦拭，小男孩痛得直叫，不停的躲避着。

“你弄得我好痛，轻一点嘛，我不要你弄了。”

“你要你妈妈发现吗？再叫，没有小飞侠和火星大战了哦。”

最后那句话很有效，小男孩嘟个嘴，不敢吭、不敢躲了。

擦干净了小男孩，小葫芦开始朝自己的脸进行。

污垢擦去了，小葫芦竟有一张相当秀气的脸蛋。

“把衣服拉拉整齐，去给你买东西了。”

小男孩可真听话，三两下，扣子也扣好了，裤管也放下了。

小飞侠是个玩具，火星大战是儿童漫画，小男孩终于拿到他的代价了。

小葫芦玩这个“骗局”的目的是什么？

她要一笔额外的钱，这笔钱的数目，在她来说，只有动脑筋，使点小花样，才有办法。

她买了两条香烟。

她买了好漂亮的蛋糕。

今天，是她婆婆的生日，六十岁生日。

末了，她在巷口租小说的店里，象扛货般，租了起码三十本武侠小说。

抽烟跟看武侠小说是小葫芦婆婆的两大嗜好。

所有的“开销”结算下来，还剩六十八块。

小葫芦把六十八块放进衣袋，再由前后左右的衣袋里，摸出好多口香糖，整齐的搁进方型铁罐里。

这只铁罐是她兜售口香糖的用具。

小葫芦与婆婆住在十分简陋的贫民区。

这一老一小在这住了十几年了，打从小葫芦有记忆以来，她就没离开过一步。

铝皮的门，凹凸凸凸，小葫芦仰起她的腿踢门，一只手拎着蛋糕，一只手拎着三十来本武侠小说，别说小葫芦那副发育不良的样子，就是个成年人，这些东西，也会负荷不了，何况，两边的腋下还要各夹一条烟。

铝门开了，婆婆的声音先由里面嚷出来。

“叫你别老踢门，你拿手敲，会断是不？”

婆婆的手上，持了只锅铲，她先看她那扇摇摇欲坠的门，才注意到小葫芦。

“喂哟，小葫芦，你这是干嘛？开杂货店呀？”

“为你开的，婆婆，你不晓得你已经很老了。”

小葫芦把蛋糕、武侠小说放在地上，先将两条烟，递给婆婆。

“六十岁罗，六十年前的今天，你出生的咧。”

婆婆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婆婆笑起来很怕人，活象开矿。

“今几个我生日？”

“对呀！我帮你记住，要不是我，你还以为自己有八十岁了。”

“要死了，这样咒婆婆老。”

婆婆开心极了，咧着一口被烟熏黑的牙，打着小葫芦的后脑问。

“这可是租给婆婆看的武侠小说？”

“够你看半个月了。”

小葫芦很满足的摔摔有点酸痛的手。

“我的小葫芦还真会讨婆婆欢心，这是什么？蛋糕呀！哟！小葫芦，你给婆婆过的还是洋派生日呢。”

“老派的也有，等下我给你下碗寿面。”

“啧啧！乡下老儿进皇城，婆婆可是头一遭这么过生日。”

熏黑的牙，愈咧愈大，婆婆真是打心底乐，拿起两条烟，又敲了小葫芦的脑门。

“连烟也给婆婆想到了，鬼丫头，你那颗小脑袋，还挺周到的。”

“那当然，都念国二，十四岁了，算半个大人了。”

“可了不得了。咦？小葫芦，你这都是哪来的钱？”

小葫芦镇静的功夫是一流的，撒个小谎，在她来说，比

讲实话更容易。

“我从去年存到今年，一点一点存下来的，就是为了给你过六十大寿。你喜欢的话，明年再来。”

婆婆乐在脸上，感动在心里。“看你嘴甜的，耗子算卦，搁下瓜儿就忘罗。快别先给我许好听的，叫婆婆干等一年。”

“我才不会忘呢。”

小葫芦由方型铁罐里，拿出六十元。

“这是今天卖口香糖的钱。”

婆婆一边将钱放进衣袋，一边凝神的打量个头矮小、细巴巴的小葫芦。

“小葫芦，在学校，你可是个头最小的？”

“小归小，我跑的可快呢，打起球来，没有我，大家都慌了。卖口香糖，别人当我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往他们面前一站，看我长得一副可怜相，全买了。”

婆婆心中很有些难过，这位北方大娘，讲起话来，伶牙俐齿，一口北方歇后语俏皮话，左邻右舍，谁也斗不过她的嘴皮子。

也许是小葫芦今天的举动，使婆婆突然想到——小葫芦长大了。

十四岁，念国中二年级了，大街小巷，搞的象个小男孩似的去卖口香糖，婆婆想想，开始觉得不妥当。

铝门这会儿，乒乒乓乓急躁地响了起来。

“丁婶！丁婶！丁婶！”

还在得意自己个头小的小葫芦，脸色一阵慌。

“婆婆，别理她，我们该下寿面了。”

婆婆不理睬，挪动她一双脚。

“鸡猫子怪叫，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去。”

铝门被婆婆打开了，她又是先瞧瞧她那扇门。

“我说吴妈妈，火烧房子了也不必跟我这扇铝门过不去呀！你没瞧见我这扇门千创百孔的，喊一声，我就出来了嘛。”

“我没拆了你的门，已经算客气的了！”

吴妈妈扯过她后头的儿子，那正是拿了小飞侠、火星大战，答应不露口风的小男孩，抽抽泣泣的，显然挨过一顿打了。

“你知道你家小葫芦做了什么折寿的事？”

“小葫芦？小葫芦在给我过寿呢，你出口可要吉利点。”

婆婆扬扬得意，正担心左邻右舍不晓得她那个孙女有多孝心。

“小葫芦，你出来，出来呀！告诉吴妈妈，你给婆婆做了什么！听到没？出来！”

小葫芦出来了，低着头，恨死了的瞅着吴妈妈身边的小男孩。

“说呀！小葫芦，告诉吴妈妈，孝顺婆婆还怕人家知道不成？说呀！”

小葫芦能说吗？吴妈妈两眼冒火，她说了：

“她敢说吗？丁婶，你家小葫芦拖着我们家小六，跑到西门町去跪大街，这还不算，眼前放了个讨钱的铁罐，写了张红条，说我死了，说他爹病重，一边口里还要念可怜可怜我们，一不念，胳膊就叫你家小葫芦拧！丁婶，你自己凭良心，我们家欠了你们什么？我活的好好的，他爹健健康壮，你们小葫芦什么地方跟我们过不去，要这样烂嘴烂

舌的诅咒我们!”

婆婆大气不吭，耐心听完，看了小葫芦一眼，轻描淡写的。

“小葫芦，把水煮上，我们准备下面。”

小葫芦仰望婆婆，心里直发抖。

“进去呀！你脚下有钉子，动不了啦？”

“进去？”吴妈妈尖起嗓子。“就这样算啦？我是来讨个公道的！”

婆婆的嗓子可不小，她两手一插，胸一挺，往门槛前一跨，气势来的吓人。

“跟个孩子你要什么道？要吵要闹，私办公办，你找我丁婶就行了！”

说完，婆婆转向小葫芦。

“进去！我没死，我做得了主！”

小葫芦进去了，放上水，她的耳朵可竖得直直的。

婆婆是厉害的，面对理亏的这档事儿，她的伶牙俐齿，一股脑全搬出笼了。

“吴妈妈，我们小葫芦不对，不过，你要讨公道之前，我有句话要问小六。问完了，你要怎么样，我绝对二话不说，把小葫芦交给你办。”

也不经过吴妈妈同意与否，婆婆就提着小六问起话来了。

“小六，婆婆疼你，跟婆婆说：小葫芦是打了你，还是骂了你，为什么你要跟小葫芦去跪大街？”

“没有，小葫芦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小葫芦……”

“没关系，告诉婆婆。”

“小葫芦说跪完了就买小飞侠和火星大战给我。”

“这就对了。”

婆婆双掌一拍，胜利的笑了。

“吴妈妈，你听到的，小葫芦没强迫你家小六，这丫头错就错在能言善道花舌子，怪只能怪你平时不教孩子别贪小便宜，我看你这一趟是裤腰带绕在脖子上，是非颠倒，理由不足，脚没站稳，搞错啦！”

吴妈妈听的老羞成怒，直跺脚。

“丁婶，你讲话可是要凭天良的，什么裤腰带绕在脖子上，让我们小六咒爹咒娘的跪跪就算啦？”

“那你要怎么样？小六是孩子，小葫芦也是孩子，难不成我把她杀了？有什么不服气的话，你报官好了，我们小葫芦随时侍候着！”

碰，婆婆把门关起来了。

吴妈妈在外面，又吼又骂，中间夹着倒霉不懂事的小六，鬼哭神号的挨揍声。

婆婆一进屋，凶神恶煞的嘴脸，象撤兵似的，一下子没了。

她沉重的找了只扫把。

六十岁的她，健壮得很，步履稳而快，街坊的人见到她，都要赞一声：真看不出象六十岁了。

这下好过了，小葫芦低着头，已经滚烫的水，小葫芦机械的加了又加，做出很忙的样子。

“说吧！你做了什么缺德的事？”

小葫芦抬了抬头，委委屈屈的放低声音，企图获取婆婆的同情。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对嘛，可是！谁叫你今年六十岁，六十岁！”

话没讲完，小葫芦的大腿，已经扎扎实实的挨了一扫把。

“六十岁就逼你装疯卖傻去跪大街，我今天不趁着还有点力气打你，死了我都会跳棺木出来补你一顿！你这鬼孩子，我先打你跪街骗人要钱，再打你回家讲谎话脸不红，十四岁的孩子，长了四十岁的心眼！”

婆婆手劲挺强的，扫把前后挥起来，打得瘦小的小葫芦哇哇叫。

“你要打死我吗？你不能这样乱打，明天我还要参加篮球赛，你要大家都知道我挨揍！你要同学笑我！”

哭喊着，小葫芦既躲不掉，只好疾声的讲道理。

“我快被你——快被你打死了啦！好嘛！好嘛！让你打，你打得科学点——，你不要到处乱打——，哎呀！哎呀！婆婆，婆婆——，你好没良心，早知道——哎呀！我再也不要帮你过生日了，我才不要管你几岁。”

婆婆终于放下了扫把了。

她气呼呼的，好象打人打得还不过瘾。

小葫芦嘤嘤泣泣，摸着身上的伤痕，瞪着婆婆，十分不甘心的，真想砸烂买回来的蛋糕。

“我做——做错了，可是——可是我也有做对的——，你只会想我做错的，就不会想我做对的。”

“你做对了什么？骗人又骗钱的，再有什么对的，也甭给我往嘴皮子上挂，你这个死丫头，生成的一张花言巧语的利嘴，婆婆今天不打你，看你将来长大要骗死多少人！”

婆婆很固执，她咬着牙，就是不肯流露半点慈善心肠，相依为命的小葫芦，她怎容得这孩子使坏使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骗钱——又不是——，又不是拿来做坏事！”

小葫芦还很理直气壮，满脸露的尽是——这顿被打冤枉了。

婆婆突然又一扫把扔过去，打得小葫芦又痛又气，呼天抢地的大声哭叫。

“你当我打着你玩的啊！有那个力气，我不好去看几本武侠小说？乡下老儿不认得豆腐，我看我劳这个神打你，算是白费了！”

愈讲愈想，婆婆的心口一阵伤心涌上来。“唉！小葫芦，你分明是个懂事的孩子，是非道理，你清楚得很，怎么就不肯老实一点，转眼，你就是个大闺女了，不是我吹灯念古词，喜欢瞎唠叨，象你这个样，我操心到老死，也搁不下这份牵挂。”

婆婆是真的伤心了，她粗壮的大手掌，横过眼睑，抹去了一把泪。

“不是我扯皮弄筋，爱刻薄你，爹也没、娘也缺，这种孩子，长大了不比别人活的风光些，人家就有口舌好批评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指望，就求老天帮忙，将来你嫁了人，有个好归宿，可是，瞧你那德性，我怕是要含冤而去罗。”

小葫芦不哭叫了，婆婆伤心的脸色，小葫芦没了刚才的气愤，心底一腔的难受。

“婆婆，你要活一百岁，你不会含冤而去的，你别哭了

啦，将来——，将来我一定嫁个好人家，让你开心。不过，那个人要是对你不好，你一定要让我把他休了。”

伤心的婆婆破涕笑了。

小葫芦一见婆婆笑了，赶紧找烟递给婆婆，挨揍的腿，一瘸一拐的。

小葫芦点火的手，青一块、红一块。婆婆唇皮上的烟，差点落下来。

深深吸了口烟，婆婆两条腿盘着莲花座。

“把万金油拿过来。”

拿万金油就是要揉伤了，这套公式，在小葫芦的记忆里，已经有十几年了，她熟悉得婆婆不用讲，她就知道一顿打后，全身要抹上那凉凉、腻腻的东西。

“喏！早拿来了。”

婆婆才讲完，小葫芦一张手，万金油就在掌心了。

“这一餐打的痛吧？”

“痛死了，我早早就拿着万金油等着了。”

这一老一小，相依的岁月使她们做任何事，都有相当的默契。

小葫芦先卷起裤管，然后，接过婆婆手中的烟，等婆婆这揉那揉，有了一会儿，小葫芦会自动的将手上的烟，放到婆婆的嘴边，让她吸两口。

全身上下，叫婆婆仔细的揉擦遍了，小葫芦舒服多了，但！她还是要装出疼痛的样子。

这时候，婆婆的仁慈就再也藏不住了。

“婆婆挺狠的，是不是？”

“是呀，明天的篮球赛，我会丢死人。”

小葫芦只要谈到有关学校的事，婆婆的兴致就来了，这份兴致，还包括着几分骄傲。

“我真是不懂，小葫芦，你那副矮个儿，怎么够得着篮架子？”

“你外行，我打的是后卫。后卫就是不挨篮边的，我的特长，就是从别人手上抢球，球一旦被我抢到了，谁也别想再夺回去，我机伶得很，这招是在西门町卖口香糖躲警察学来的。”

小葫芦扬扬自得，婆婆听得出神的两眼，一刹间，突然黯淡起来了。

“小葫芦——，我看，改明儿个开始，不用再去卖口香糖了。”

“那又何必呢。”

小葫芦多么了解婆婆的意思，她跳到地上，绕了个圈，转了两转。

“担心什么？谁能猜到我十四岁了？小女孩卖口香糖，生意好得很。”

“婆婆说不可以了。”

婆婆大嗓门一拉，极具权威的，小葫芦站在那，开始注意到婆婆的坚决了。

“你妈妈把你交给我时，并没有说可以让你去卖口香糖。”

婆婆怨叹了口气。

“尤其，没有要你一卖卖到十四岁。”

“婆婆。”

小葫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一只手十分大人气的横支

着眉心。

“我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妈妈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你干脆一次都告诉我，好不好？闷在心里，怪难受的。”

“瞧你讲起话来跟个小大人似的，我看再过两年，你都要成人精了。”

“你别想转移话题，我今天是听定了。”

“你呀！”

婆婆燃了根烟，沉吟着。

“你妈妈长得瘦瘦的、巧巧的、水溜溜的两只大眼睛，一头头发光光亮亮，拖到腰上，好看得很，小手、小脚，抱你的力气我看她是使足了吃奶的劲。”

婆婆北方人那股刚烈的性格，这会儿变得相当温和。

“她把你放在我门口，我发现时，都来不及跟她讲一句话，就看到她泪汪汪的跑掉了。”

“婆婆，我就这么可怜吗？”

小葫芦瞪着眼，半信半疑。

“我是那点惹人嫌？为什么她随随便便就把我扔了呢？”

“她一定有她的难处。”

小葫芦好象很谅解，自顾自的点着头。

“我一定是个私生女，她不好对别人交待，又舍不得把我捏死，所以！就把我扔给你。不过，没关系，我不会怪她，起码！她没有把我扔到大海里，一了百了。”

小葫芦那象个十四岁的孩子？

婆婆一股心酸，这孩子跟着自己，什么没学到，就影响了她一颗早熟的脑袋。

一老一少上床了。